

三江热议 图说世相

《我不是药神》未映先火的魅力在哪

罗志华(医生)

《我不是药神》6月30日开启全国分时段超前点映,收获票务平台评分9.7分的绝佳成绩。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就迎来几乎零差评;在上海电影节的首次放映,更是引得观众纷纷飙泪——这就是宁浩与徐峥第五次联手电影《我不是药神》。

7月4日《北京青年报》

这部电影根据白血病患者陆勇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陆勇曾因涉嫌贩卖印度抗癌药而遭起诉,后因千余名白血病患者签名为其求情,最终法院对这起案件撤回起诉。写实的电影不少,但电影还没有正式上映,仅仅在电影节上展映和分时段超前点映后,就能获得如此好评,却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

电影未映先火,与演技和画面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电影内容客观真实,直面社会问题,能够引发广泛共鸣。换句话说,这部电影的成功在于走群众路线,不仅描写基层民众真实生活和内心想法,而且直击癌症患者看病难和看病贵这个民生痛点。一部贴近群众生活的电影,当然更容易受到青睐。

癌症是最易受到关注的一类疾病,癌症患者的看病难与看病贵,也极具代表性和指标意义。从情理上讲,当进口原研抗癌药的价格高不可及、国外又存在质优价廉的仿制药时,若秉持尊重生命的理念,应该允许患者自己获得这些仿制药。但从法理上讲,一切未经批准在国内上市的药品都属于假药,贩卖假药属于违法行为,治病不能成为违法的理由。当法理和情理出现冲突时,是以法理为重,还是以情理为重,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这部电影抛出这对矛盾,引发人们对这道难题的深入思考。

调和这对矛盾的最好办法,是让这些药在国内市场合法化,具体的做法是,扩大抗癌药进口,并大幅降低价格,提升进口抗癌药的可及性,使质优价廉的进口抗癌药很容易就能够获得。这段时间以来,进口抗癌药持续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在这些方面采取了诸多相应举措,譬如加快进口抗癌药在国内市场的上市审批进度、实行零关税等。这部电影的推出时间正好落在了当前这个关注热点上,走红具备了十分浓厚的舆论基础。

这部电影的魅力提前展露,也承载着患者对未来的期待。进口抗癌药的价格高低,关税只起一部分作用,供需关系、议价机制、市场竞争等,都对药品的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零关税等举措只是降低进口抗癌药的开始,后续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电影在这方面展现出的期待,就是广大癌症患者的期待,能够说出许多观众心里话的电影,自然更容易受欢迎。

产品追溯管理平台不能“重建轻管”

张西流

商务部办公厅日前印发《重要产品追溯管理平台建设指南(试行)》。该指南是在总结前期肉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试点示范经验的基础上,对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实质性推进。重要产品包括食用农产品、食品、药品、主要农业生产资料、特种设备、危险品、稀土产品等种类。

7月4日《经济参考报》

食品溯源体系,听起来是一种高科技,但通俗地讲,就是给食品实行实名制。顾客买到食品之后,只需扫描二维码,就能在手机客户端查询食品从生产到销售的相关资料。如果食品实行了实名制,一旦发现了问题食品,查找“真凶”就迎刃而解了。

众所周知,建立重要产品溯源平台,一方面便于卖方加强自我约束,塑造自身品牌,培育固定客户群,另一方面,买方也减少了选购产品的时间和成本。同时,对于促进市场诚信经营,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有积极的作用。然而,由于“重建设、轻监管”,过去肉菜等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出现了一些问题。

以食品追溯平台为例,有媒体报道称,各地食品溯源体系标准不一,由企业自建的食品溯源平台缺乏监管,变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码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乱象。有的食品张冠李戴,乱贴追溯码;部分原产地品牌的溯源码,变成了企业的牟利工具;有的品牌的溯源码被大肆盗用和售卖,消费者能查到的溯源信息也是参差不齐。这显然背离了建设食品追溯平台、维护食品安全的初衷。

因此,推进重要产品追溯平台建设,须规避“重建设、轻监管”等弊端。目前,国内产品追溯系统的建立,尚处在蹒跚学步阶段,政府部门应该选择一些条件比较成熟的企业进行试点,再逐步推广到更多的企业。同时,还要建立专门的产品可追溯系统治理部门,进行协调与监管,不能任由企业自追溯或乱追溯。特别是,针对产品追溯乱象,应进行专项整治;对于涉及追溯造假、售假企业,应实行首犯重罚,再犯责令永久退出市场。



严勇杰 绘

街谈巷议

老师逼学生喝“烟茶”不只是师德问题

陈广江

日前,河南洛阳市民郭先生向记者反映,他13岁的儿子小宝(化名)在洛阳一家“新起点培训学校”上午托班。6月23日下午,儿子和几名学生在午托班有抽烟行为,被生活老师发现并处罚。处罚方式是逼迫学生喝烟灰、烟丝泡成的“烟茶”,导致两名学生被送医院救治,确诊为“尼古丁中毒”。洛阳市西工区教体局要求涉事学校7日内进行整改。

7月4日《大河报》

十来岁的孩子抽烟的确需要严加管教,家长、老师以及其他看护人都有责任严管。但逼孩子喝所谓的“烟茶”,已逾越了正常的管教范畴,严管无论如何也不是这个严法。别说培训学校的生活老师,多数成年人都知道这种“烟茶”的毒害性,也知道这种处罚方式是何等的阴损。往轻处说,这是赤裸裸体罚学生;往重处说,则涉嫌故意虐待、伤害被看护人。

也许有人认为,老师如此惩罚犯错的学生,至少初衷是好的,体现出了责任心,如果老师对抽烟行为不闻不问,可能会害了孩子……打住吧,“初衷”不是一个万能筐,也别亵渎了“责任心”三个字,逼学生喝“烟茶”的行为实际上是不择手段拿孩子泄愤、逞威,既逾越了师德底线,也挑衅着法治底线。平心而论,如果抽烟的是你的孩子,你接受喝“烟茶”吗?

此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培训市场的种种乱象,这就说来话长、一言难尽了。

自行车第一镇的凋零不全都是共享单车的错

江德斌

地处天津西部的王庆坨镇,被誉为“中国自行车第一镇”,在辉煌的2010年,全镇的自行车年产量占据全国产销量的1/8。巅峰之后,小镇跟自行车行业一起开始走下坡路,小打小闹的家庭作坊接连倒闭,工人失业,王庆坨渐渐凋敝。2016年下半年共享单车的风口吹到了这里,共享单车订单如雪花般飞入王庆坨,陷入沉寂的小镇一夜复活,镇子热闹非凡。一年半后,随着共享单车行业进入寒冬,王庆坨迎来的是订单骤降、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7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

如今资本的风口转向了,实力弱小的共享单车平台纷纷出局,大量共享单车被闲置、废弃,沦为城市街头的“僵尸车”,遭到市民和管理部门的批评。受到影响最大的,当属自行车生产厂商,在订单量骤然消失之后,很多厂商无力维持生存,只能被迫倒闭,行业再次堕入低谷。

“中国自行车第一镇”的凋零,不能完全归咎于共享单车行业的洗牌,以及资本的炒作。需要看到的是,在共享单车兴起之前,国内自行车行业因技术含量低、质量差、设计落后等原因,就已经走下坡路了,共享单车给自行车行业打了一针“兴奋剂”,让其短暂获得重生机会,并注入了新的管理模式、高新技术支持。显而易见,自行车行业要想恢复辉煌,就要在技术、质量、设计、管理等方面下功夫,由低端代工升级到高端品牌,才能真正成为命运的主宰者。

投稿邮箱 nbwbpjhl@163.com